



难过的年关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难过的年关

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

农 民 家 史

难 过 的 年 关

本 社 选 编

农 村 讀 物 出 版 社

一九六五年·北京

难过的年关

本社选编 童介眉插图

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（北京朝阳门内大街320号）
（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13号）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·
·
·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· 印张 1 · 字数 15,000

1965年6月第1版·196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·印数000,001—450,000

统一书号：T3168·31

定价：（二）八分

目 录

編者的話	(1)
难过的年关	(3)
过 年	(9)
腊月泪	(14)
难忘的春节	(21)
大年夜	(25)

編 者 的 話

一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是为了配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，为了向农村讀者，特别是青年讀者进行阶级教育而編輯的。讀了这些真实的农民血泪史，就可以启发我們忆过去苦，思今日甜，进一步憎恨旧社会，热爱新中国。讀了这些阶级斗争的活教材，就可以帮助我們了解什么是阶级压迫，什么是阶级剥削，为什么要永远不忘記阶级斗争，为什么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。

二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计划选編十五本，每本一个重点，如有的专门記述长工的苦难，有的专门訴說佃戶的痛苦，有的专讲高利貸对农民的殘酷剥削，有的专门控訴国民党反动派抓壮丁給农民带来的灾难，有的专门揭露地主豪紳勾結官府迫害农民的罪恶和阴谋……。总起来說是控訴地主阶级和反动派的罪恶，揭露旧社会的黑暗。

三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中的文章，大部分是农民口述，由其他人記錄整理的，也有的是农民自己写的，感情真实，立場鮮明，讀起来亲切感人。这些文章都是从各地出版和編印的“四史”讀物中选拔出来的。本社在編輯过程中，增加了一些插图，做了一定的文字加工工作。

四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在选編过程中，得到了各有关的地方党委、各兄弟出版社和不少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，我們非常感謝。

五、选編《农民家史》是一件意义重大的工作。我們水平不高，經驗不足，缺点錯誤一定是不少的，我們誠懇地希望讀者提出批評意見。

难过的年关

现在，每当我快快活活地过春节时，总会想起旧社会那个痛苦的除夕。

一九四三年，四川闹大旱灾，田里干的裂起了大口子，划根火柴就会点着秧苗。秋天没打一粒谷子，冬天又继续旱下去，连吃水都得到几里地以外去担。人饿得直不起腰来，把往年喂猪的野苕果子、杨菊花、茄马菌、树叶都采来吃光了。我们一家人都饿得皮包骨头，眼窝陷得老深，脸色象黄裱纸一样，风一吹就要倒。就这样，地主还要我家交租粮，三天两头来催租，逼得爹这里躲那里藏，好不容易才拖到年三十。

那天是阴天，凛冽的寒风，一阵比一阵紧。我妈跑了十几户，才借到三升糯米，拿回家磨成了粬粉，弄了点小豆面，盼着大年初一全家吃顿汤元，好歹把年混过去。妹妹金凤一看到粬粉，就哭着要粬粬吃，又闹着要红头绳。妈实在没办法，给她找了块红布条扎在头上，才和弟弟二狗子玩去了。

下午，爹从外面躲债回来，妈把伪保长江大麻子的三闺女“小辣椒”刚才来要债的事告诉了他。他一听，便愁眉苦脸地抱着头坐在草垛上，眼眶里含着眼泪，一声不吭。

妈气愤地说：“这是啥世道呀！临到年三十也被人撵的不落屋。”转身对爹说：“要粮要钱，就是要去见阎王爷，也要过完

年再說。”爹听了还是直叹气。

媽虽然才四十来岁，但受尽了贫困生活的折磨，看上去象五十开外了，头发已經花白，脸上也堆滿了皺紋。她看看天色不早了，对我說：“大牛，抱点柴禾来，弄飯吃。”

說吃飯是說慣了嘴，其实鍋里煮的全是野菜。我剛出門，就碰見王老虎带着两个挑籬筐的长工，搖搖摆摆地闖进門来。

王老虎是我們的东家，他的本名叫王洪武。他有錢有勢，仗势欺人，是方圆几十里內有名的一个恶霸。誰也不敢随便喊他的名字，当面都恭維他“东家”、“老爷”，背后却指着他的脊梁骨，叫他王老虎。

王老虎一进門，就拿斗括子在斗上“嘣嘣”地敲了两下，然后装着笑脸对爹說：“李駝子，租子湊齐了吧？咱們今天来个小葱拌豆腐——一青二白。”

我爹搬来一条板凳說：“东家，請坐，請坐！”

他把手一摆，聳动着那焦黃的眉毛，吡着被鴉片烟熏黑的牙齿，故作为难地說：“唉！这年头，哪家都是一样啊，俗話說得好：黃鱔大，窟窿大。我是名声出去囉！其实啊，日子照样不好过。”

爹說：“东家，今年地里一点收成也沒有，你是看到的呀！我一家大小四五张嘴巴早就吊起来了，如今年三十啦！还没下鍋米哩，叫我拿什么交租啊！”

爹又指着我們几个孩子說：“东家，你看在这几个孩子身上，租粮緩緩期吧！”

王老虎一听租粮要緩期，就阴沉着脸說：“李駝子，咱們处事可是有年头了，办事可要讲个信用啊！”

爹为难地说：“东家，不是我不想交，今年实在没有粮啊！”

还没等爹把话说完，王老虎就瞪起两眼：“怎么？想要赖不给！常言说‘田荒谷不荒’。丰收了东家没多收你一粒谷，歉收了你也别想要赖。我是干什么的，这个不交，那个要赖，叫我去喝西北风？”

“东家，说实在的，你现在就是敲碎我的骨头，也找不出一颗谷子来啊！”

王老虎那双恶狼眼睛，在屋里到处搜寻着，看见了灶上装粑粉的饭盆，“嘿嘿嘿”地奸笑一阵说：“好说，好说。看你们的年货都准备好了。”说着就向饭盆扑去。

妈再也忍耐不住了，忙迎住他说：“这这……”急得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王老虎逼视着我妈，咬着牙拉长声说：“告诉你，干竹竿我也要把它熬出四两油来！”他的脸色立刻变得象城隍庙里的小鬼一样凶煞。挥手向长工吼道：“搬东西，老子揭瓦片卖也要凑够数。”

两个长工见我家那种景况，都不忍心动手。王老虎更加火了，骂道：“你们这些吃家饭拉野屎的东西，还愣什么，快给我动手！”

长工们没办法，只得从他手里接东西。王老虎就象一只发疯的狗熊，冬瓜脑壳上的青筋暴起多高，不管是锅是碗，抓住就往箩筐里塞，就连一把掉了把的锄头，也没有逃过他的眼睛。

正当这时，“小辣椒”一扭一扭地来了。她一见有人先下手了，就凶神恶煞似地冲进門说：“哼！肥的瘦的我得摊点。姓王的，你可不能被窝里放屁——独吞啊。”说着便把我们全家

仅有一床鋪盖抱了起来。

这下子可惹恼了王老虎。他一把夺过鋪盖罵道：“你他媽的大粪上船是那色貨啊！就是黑豆子安的眼珠子，也得看看是誰在这儿呀！”

“小辣椒”今天来迟一步本来就窩了一肚子火，这回又让王老虎搶白了一頓，心里更不是滋味，她怪声怪气地叫道：“嘿！看你那个懶蛤蟆样，只准你搶，就不准我拿一点啦！”說完趁势又夺回了鋪盖。她一扭屁股，看見摔翻在地上的破箱子里，还有一件半新的小花衣服，立即一把抓到了手里。妹妹看見自己的花衣服被搶走了，“哇，哇”地哭着，跑过去抱住“小辣椒”的腿不放。媽媽也走上前去說：“三姑娘，把这件衣裳給金凤留下吧！”

狠心的“小辣椒”却理也不理，一脚踢开了妹妹，拿起东西就走了。

王老虎最后把三升糯米粬粉也装进了籬筐。我們母子四人哭喊着拉住籬筐不放。我媽說：“东家，这是我們一家老小的命啊！你不能拿走啊！”

比豺狼还凶恶的王老虎，一脚踢开我們母子，我媽爬起来又扑上去，紧紧地抱住籬筐。王老虎怪声叫道：“松手，松手！不松手我砸断你的胳膊。”說着掄起了扁担。

久久呆立在一旁的爹，听到王老虎的叫罵声，便朝我們母子喊道：“哭啥，叫啥，让他拿，让他搶！簡直是强盜！”

我第一次見爹挺直腰杆站在王老虎面前，用充滿血絲的眼睛直町町地瞪着王老虎。王老虎好象迎头挨了一棍，一蹦老高的窜到爹跟前，“啪！啪！”打了他两个耳光，边打边罵道：



爹听到王老虎的叫骂声，便朝我们母子喊道：“哭啥，叫啥，让他拿，让他抢！简直是强盗！”

“我叫你嘴巴子硬，我叫你……”

爹早就餓成了一个空架子，被王老虎这一打，一头栽倒在台阶上，口角直流血，前額也碰了个大口子。媽媽吓得松开籬筐，“哇”地一声向爹扑去，不住声地呼喊着：“大牛他爹！大牛他爹！”

过了半天，全家都哭癱了，爹才慢慢地睜开眼睛，有气无力地說：“大牛他娘，我，我不行啦，三个孩子就交給你啦！”他伸出那干癟的手，撫摸着金凤和我們弟兄的头說：“大牛、二狗子、金凤，別哭啊，今后不要惹你娘生气，要記住爹是咋死的。你們要为爹爭口气！……”爹涌出一口血，一口气沒接上就斷了气。媽見爹死了，哭得死去活来，她爬起来要去找王老虎拚命，可是王老虎早領着长工們挑上东西走了。

当夜空送来了王老虎家的爆竹声时，我們母子四人正跪在爹的坟头上，每人磕了三个头，然后互相搀扶着，迎着北风逃荒去了。

李梓明 口述

邓錫昌 整理

选自吉林人民出版社《牢記血泪仇》

过 年

我八岁那年的新年，是在娘身边过的最后一个新年，也是血和泪、仇和恨鑄在一起的一个新年，是我終生难忘的一个新年。

腊月三十那天大清早，全家就起来了。爹爹給外村的地主扛长活，托人捎信說今天領了工錢就回家过年。我和姐姐把院子扫得干干淨淨，娘把飯鍋刷得溜光溜光的，就等着爹帶回粮食来好做飯，准备过年。我們娘仨倚在門框上，眼巴巴地望着村外的那条小路。望啊，望啊，眼望痛了，腿站酸了，就是看不見爹的影子。有时，北风卷起了一陣尘土，擋住了小路，我的心就立刻收紧了，心想：爹爹也許正在路上，現在被这陣灰澄澄的风沙擋住了；可是风沙过去了，小路上依然是空蕩蕩的，連个人影也沒有。爹爹不回来，我們吃什么呢？这个年怎么过呢？家里已經三天沒烧火了，籃子里只有几个青蘿卜，那是一冬都沒有舍得吃的宝贝疙瘩呀，爹爹沒回来，怎么能吃呢？

这时，村子里的有錢人家，正在忙着杀鸡、煮肉、蒸年糕、剥餃子餡。我們娘仨这时却空着肚子，靠在門边，眺望着那茫茫的小路，心里比一团乱麻还乱。

盼啊盼啊，太阳快落山了，老鸹呱呱叫着飞回枯楊树上的窝里去了。可是爹怎么还不回来呢。我們餓得两眼发黑，直冒金花。娘沒法子，只好拿了一个小蘿卜，分給我和姐姐吃了。她无力地坐在門檻上，用手托着头，一声不响。我看到一顆一顆的眼泪从她脸上滚下来，就一头扑在娘怀里哭起来。娘一面用她那双干枯的手給我擦眼泪，一面哄我：“孩子，別哭了，你爹快回来了，回来准会給你帶來好吃的。”

娘說着，眼泪也流了下来，滴到我的脸上和我的眼泪混在一起。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我猛然听到姐姐喊我：“弟弟，快起来接爹去！看，那不是爹爹回来了！”

我抬头一看，果然是爹爹，只見他手里提着个小布袋，急急忙忙地往回走着。“啊！可把爹盼回来了。”我拉着姐姐向小路跑去。跑到爹爹跟前时，我一把搂住爹的腿，心里說不出来有多高兴。爹爹用他那双厚大的手，摸着我的头，对我說：“爹扛了一年活，挣来了这点米，走，咱們回家过年去。”刚要走，突然传来了汪汪的狗咬声，回头一看，坏了，只見伪保长凌志强歪戴着礼帽，提着根文明棍，气冲冲地向我家走去，嘴里还不住地罵着：“全正福，出来！媽的，今天繳不上公粮就别想过年！”我爹一看苗头不好，連忙閃到一个草堆后边，瞅了个空子，躲到后山上去了。我和姐姐回到家里，只見凌志强正在用文明棍打我娘，逼着繳“公粮”。我姐一看就上去抓住他的文明棍，跟他讲理說：“俺家里一沒有山，二沒有地，繳什么公粮？”一下子把他問住了，他瞪着一双白眼珠子，半天說不出个道理来。就举起文明棍，恶狠狠地朝我姐姐头上身上乱打起来，打得我姐姐渾身是伤，一直把文明棍打断了才住手。凌志

强看看在我們娘仨身上实在逼不出油水来，才气呼呼地走了。临出大門，他又站住說：“你們听着，今天繳不上公粮，就别想过年！”

本来，我家沒有山沒有地是不該繳公粮的，这是凌志强听說我爹扛了一年活，今天要帶着工錢回家过年，便想了这个坏主意，想借繳公粮的名目，来敲榨勒索。他是村子里的地头蛇、穷人的催命鬼。派捐摊稅，他一口說了算。伪县政府里有他的亲戚，家里养着打手，和国民党匪軍又有来往。一张二寸寬的条子送到伪政府，就能把人关进監獄。他盯上哪家，哪家就得家破人亡。

天黑下来了，家家都掌上了灯，街上也更熱鬧了。有錢的人家都团团圆圓地坐在热炕头上，吃着花生、糖豆；可是我家，还是一片漆黑，北风夹着碎雪，从破窗子里呼呼地向屋里刮来，娘和姐姐偎依在漆黑的角落里，低声地哭着。全家人盼啊盼的，整整盼了一天，总算把爹爹盼回来了，誰知道碰上了伪保长这个催命鬼！現在，还不知道爹爹躲在哪道山沟沟里呢！

天已經很晚了，迎年的爆竹响起来了，有的人家已經开始煮餃子过年了。这时，猛然听見院子里有好多人的脚步声和打罵声。出来一看，原来是我爹被凌志强逮住了，反綁着双手押送回来。爹的脸上被打破了，嘴角上向外流着鮮血，破棉袄撕成一条一条的。我們娘仨見了爹爹，心立刻吊到了嗓子眼上。凌志强一脚踏着一条破凳子，一手卡着腰，向我爹說：“全正福，你违抗政府法令不繳公粮，該当何罪！”我爹知道他是来敲榨的，一句話也不回答，只是紧紧地夹住那个小布口袋，因为那是用一年的血汗换来的全家人活命的口粮啊！哪



凌志强把白眼珠子一翻，嘿嘿冷笑了两声，說：“少廢話！
你們这种人还过什么年！”